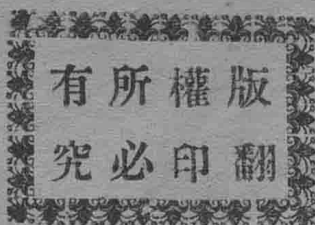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十六集

康德八年七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武俠小說

洪武劍俠圖（第十六集）

每冊定價一元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奉天小北門裡八號

發行人

董德馨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洪武劍俠圖第十六集

第十六回

忠孝感人各島主同歸王化
邪說惑世衆教匪異想天開

上集書正寫在鐵冠道人與玄玄朗所殺的當兒，岫雲道姑欲同男女羣冠，縱上房去，捉拿衆小俠。忽由外面殺進一簇人來，爲首的乃是一老翁，分雙間，來至當場，一聲斷喝，說道：「現有珠島島主雲龍三現，彭鶴儕在此，衆冠們快，過來送死。」岫雲一聽，暗吃一驚，心說這老兒怎麼會趕到了呢？原來彭鶴儕老島主，自拒絕了項強之後，退歸書房歇息，翌日晨，忽有了環轍道，老島主哇，可了不得了，我們小姐不知什麼時候離島，也不知到那裏去了，竟自一夜未歸，老島主聞報，大吃一惊，把丫環揮退，心中暗想道：「這孩子一定因爲桃花塢不法，他一堵氣到那裏找胡海客問罪去了，但是那胡海客狡詐異常，倘若失，叫我何以爲人。」想到此處，只急得汗流如瀉，忙至大廳，招集各寨寨主與徒弟等，來聽議事。少時衆人來到，彭老島主說道：「近來胡海客把鴛鴦島兩個島主的妻小，誘拐桃花塢中去了，昨徑駕鴛鴦寨主項強，來咱島中，求我協助，共興問罪之師，老夫因爲他等都非善類，不願管這種不正派之事，誰知菊英這孩子，不聽我的話，一寵

手性兒。於昨晚，輕身去探桃花塢。你們想那個地方，也是女孩子去得的嗎，事不宜遲，你們趕緊調齊三百削刀手，二百藤牌隊，預備戰船二隻，除留中寨寨主花班豹子萬夔守島，餘者一律隨我前去桃花塢。衆人應諾，不一會預備齊畢，老島主率衆離島，到在船上，正要開船，大徒弟吞海神鯨趙鐵錚入艙報道，現在天際黑雲漠漠，恐有風暴，請師傅看着去了，好定行止，老島主出艙觀看，向趙鐵錚說道，自管開船前進，不要緊，並不是要起風暴，乃是雨兆，說罷，退歸艙中，催船前進，及至來到天已昏黑，老島主率衆離船登岸，命趙鐵錚率藤牌隊攻寨，守寨的塢兵，竟顧注意寨中動手的事，不防珠島的島兵攻到，及至發覺，藤牌隊已由雲梯上來了，殺散守寨叟兵，衝入寨中，放開寨門，迎老島主率隊入寨，闖至中寨，岫雲一見老寨主來到，也無暇去捉衆小俠，令男女衆賊迎戰，自去外面收拾殘隊，預備火弩火箭，沿中寨埋伏，分哨見信號一起，立刻施放，安排已畢，回入寨中，見玄玄朗與鐵冠道，仍然苦鬪不休呢，男女衆賊與老島主也是拚命的厮殺哪。忙喊道，玄道長諸位火快退入大廳，切勿戀戰，要緊，要緊，玄玄朗等，聽岫雲這麼一喊，料必有計，紛紛出圈，縱入大廳中，岫雲立刻放起信號，入廳率人由地道退去，寨外塢兵，見信號一起，亂放火箭，這惡道姑他打算火焚中寨，使二高人與衆小及珠島之衆，與寨同歸於盡，道個招兒雖絕，那知天不從人願，竟降下一

場暴雨，勢如傾盆，又如銀河倒瀉，火勢頓熄，彭老島主不見愛女，心中焦急萬分，正欲追入廳中，忽聽先覺上人在房上喊道，大家且勿追賊，赶快救房上受傷的人要緊，鐵冠道人與彭老島主，率人縱至房上，老島主見房上前坡，衆小縱橫倒臥，又見愛女菊英伏在後坡天溝裏面，忙過去用手摸了摸心口，尚有吸呼之氣，心中略放寬一些，伏身把愛女挾於脇下，又命徒衆背負衆小，與先覺及鐵冠道人，一齊飄身縱下房來，率衆闖出，上了戰船，把菊英放在後艙，命徒弟們把衆小放在前艙，自與僧道二高人，至中艙落座，傳令開船，船隻開動，向珠島開來，此時雨下的更緊，彭老島主說道，不想這場大雨，解了賊人之圍，先覺上人說道，此雨乃是我們的救星啊，鐵冠道人接言問道，怎麼是我們的救星呢，先覺上人說道，我在房上看守衆小，遙見賊兵圍攔上來，施放火箭，我正要知會大衆救衆小逃走，誰知大雨驟降，火箭失了放力，這不是我們的救星麼彭老島主說道，此雨雖然是我們的救星，可也不能說不是賊人的福星啊，鐵冠道人問道，怎見得是賊人的福星呢，彭島主說道，這雨下的這麼大，無法用武，豈不是賊人的福星麼，請二位暫去救島，想法先救衆小們的傷痕，然後再破桃花塢不遲，先覺與鐵冠道人一齊說道，只好如此，彭島主傳令，開船回島，船隻開動，老島主命人擺上酒菜，與二高人共飲，酒席前，二高人說明來桃花塢的原因，彭老島主說道，此番雖未成功，將來再

另想他法吧，可是衆小俠與小女受的是什傷呢，鐵冠道人說道：是被追魂奪魄五毒雷所傷，這一場大雨，於他們很有利益呀，把他們的毒氣，澆去不少，不至有性命之虞，但是調治也很不容易，先覺上人說道：可惜雲霞居士沒在跟前，若是他老先生在跟前的話，何愁治之不易呢，鐵冠道人說道：要有他老先生在跟前，那還說什麼啦，先覺上人忽然把棹子一拍，說道：我想起來了，現在公冶修腰中有雲霞居士贈的丹藥，鐵冠道人笑道：對呀，我倒忘記了，我們且勿飲酒，快看看修兒帶着他師傅給的丹藥沒有，如果帶着哪，咱們先給他們治一治要緊，說罷，遂同着老島，主來至前艙，至公冶修身旁，先覺上人用手向公冶修腰中一摸，覺着囊中有好幾個小藥瓶，心中不禁大喜，忙把藥瓶取出，細看那瓶上都貼着藥單，及用法，當將治各種毒藥暗器傷的藥瓶打開，倒給老島主一些，說明敷法，令拿去給菊英調治，老島主忙至後艙與菊英調治去了，先覺上人與鐵冠道人與衆小調治，調治已畢，回至中艙，與島主共飲，聽外面急雨敲的艙窗，瀾々之聲，响個不歇，加雜着雷聲隆隆，電光閃々，先覺說道：這雨可太大啦，那有暴雨下這麼長時間的，老島主說道：海外天空較之大陸上水蒸氣含蓄的多，所以，雨下的特別的大，不但雨大，那風也較比大陸上的風大呀，海上時有風暴，幾見大陸上有呢，先覺上人笑道：老島主可謂至知存格物了哇，老島主說道：上人太過譽了，老夫若有格物

至知的學問，早去治國平天下了，說罷，哈哈大笑，鐵冠道人說道，我們趁這風雨歸舟之際，且痛飲幾杯，以澆胸中塊壘，不比閑談強嗎，先覺上人笑道，出家人有什麼塊壘，何須乎酒肉，鐵冠道人說道，貧道向來胸無宿物，只因辦這區區一件解藥的小事，兩次並未成功，未免令我汗顏，先覺上人笑道，這有什麼汗顏，無論如何，想法把解藥得到手了罷了，老島主說道，我料此解藥方，必落在岫雲手中，我們俟他們小哥幾個傷痕痊愈之後，起傾島之衆，去桃花塢捉拿岫雲，何愁解藥或解藥方，不能到手，鐵冠道人皺眉說道，令媛與衆小等，雖然沒有性命之憂，恐一時難以復原，若等他們痊愈，再去捉拿岫雲，不免緩則有變，先覺說道，緩雖有變，速亦不達呀，總之，事緩則圓，道長何必發愁呢，鐵冠道人說道，也只好如此，一邊談論着，不覺已然來到珠島，船隻離岸，老島主背着菊英，徒弟等背着衆小，僧道二高人在後相隨，棄船登岸，至山坡上，遙見島形如珠，異常險峻，僧道二高人不覺讚嘆道，此真一座天造地設的地勢呀，展眼來至島上，花班豹子萬變，開放寨門，迎衆人入寨，至大廳中，老島主讓僧道二高人落座，並安頓了衆小，這才把菊英背至內寨閨房之中，令丫環婆子，妥爲看守，分附已畢，這才回至大廳，招待僧道一高人，至次日，衆小與俠女，俱已清醒，只是不能動轉，鐵冠道人每日與衆小及俠女換藥，並令安心調養，數日之後，漸漸能以行動，但是得須

人扶持，不然還是行走不得，老島主與二高人的心始放寬些。這日，正商議去桃花塢，捉岫雲。取解藥方之事，忽着島兵頭目，入廳報道，啓稟老島主得知，現有無數船隊，把我島團團圍困起來，請令定奪。老島主聞報，甚是訝異，忙揮退島兵頭目，與二高人，一齊離廳，來至寨上，縱目遙望，見無數船隊，環島屯紮，旗幟飄揚，刀槍林立，遂取出千里鏡，詳細觀看，見正當中，乃立馬島的船隊。左邊是鴛鴦島，右邊是桃花塢兩處的妻兵，看罷，向二高人說道，不想，賊人却先我一着，我們應當如何應付呢？二高人齊說道，貴島險峻畢常，若是閉寨自守，不用說賊兵插翅難入，就是有輕身術的人，也飛渡不進來呀，我們且取守勢，以老賊軍，然後徐圖良策破之，老島主深已爲然，立時用重兵把島口封鎖，埋伏水雷地雷，沿寨遍設灰瓶砲子，滾木擂石，分佈已畢，與二高人退回大廳，共議破賊之策，究竟這立馬島與鴛鴦島及桃花塢，三處的賊隊，怎麼會合到一處，攻打珠島呢，原來么玄朗等自彭老島主等退走之後，重回大廳，收殮胡海客與他兩個徒弟的屍身，命人抬至塢後葬埋，岫雲又命人去前後寨嚴加防守，諸事已畢，擺上酒筵，與衆人飲宴，酒席前，岫雲說道，塢中兵微力寡，勢難保守，那珠島雖退，決不甘心，勢必復攻，我擬暫棄桃花塢，返回烟雲寨，破了徐達之後，再奪此塢不遲，么玄朗連說道，不可，不可，道長若棄桃花塢而去，不但再沒復奪的希望，而且鴛鴦島

亦必有失。官軍勢必以珠島與鴛鴦島及桃花塢作根據地。官軍得此地利，一任縱橫，恐難與敵矣。貧道本是與敵徒報仇而來，其他的事，不願多管，怎奈事已至此，說不得，講不起，只好免爲其難，助樂教主戰成功罷。岫雲問道，道長若肯毅然相助，何愁不能成功。但不知至長將以何法破敵呢。云玄朗掀髯笑道，貧道這種計劃，不但是徐達敗亡，且使劉伯溫坐以待斃，至於破珠島，擒彭鶴，尤爲餘事。岫雲半信半疑，笑問道，道長說的這麼大快人心，究竟計將安出呢。云玄朗笑道，首先初步，我們起立馬島之衆，與貴塢及鴛鴦島，打成一片，凝給一起，三路分兵，奪取珠島，破了珠島之後，便無心腹之患。在進攻珠島的期間，同時我通知懸崖島的島主飛天夜叉傳自新，長青島的島主刑天惡熬周連壁，崢嶸島的島主海底神蛟馬效援，于迴島的島主摸海精衛穆無瑕等各起閩島之衆，斷絕劉伯溫的糧道與歸路，並使其與徐達，不能連絡，然後我再通知岐島的島主海上魚鷹堯樂天，滿湘島的島主負圖龍馬笑晃，椰牙島的島主一塵不染宮卓然，流雲島的島主獨角麒麟裴戩等各起閩島之衆，分兵四路，抄襲徐達之後路，破了徐達劉伯溫之後，各島會合一起，大舉進攻登萊青三府，長驅直入，破竹之勢成矣，不知我這辦法，道長以爲如何，岫雲說道，如道長所說的這八島肯爲我用，大功何愁不成，這個辦法，是再好沒有，云玄朗說道，還有十數個小島呢，我令他們，再舉起響應，則劉伯溫

與徐達等，更無法抵抗了哇，再請道長函請金華教主，調蓮花島的，分駐空山通天犀，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及劉公島等處，俾成鼎足之勢，各島的勢力平均，官軍更無能爲矣，岫雲說道，蓮花島乃我們白蓮教根據之地，若把彼處的人，分派各島，彼處不免空虛了哇，么玄朗笑道，蓮花島地勢險要，何須多人把守，只徐鴻儒教主一人足矣，若不這麼佈置開了，恐劉伯溫與徐達，乘虛攻取各島，剪我，羽翼，則蓮花島與龍虎島勢成孤立，危險莫大焉，望道長速作書請金華教祖，按我的計劃辦理，方保萬全，各島的勢力充實，教祖禦官軍於前，我謀官軍於後，勝券可操矣，岫雲說道，道長計劃的甚是周密，可謂無微不至了，我這就作書，請金華教祖，執道長的計劃辦理便了，可是道長何時回立馬島調隊去呢，么玄朗說道，少時，我用完酒飯，即刻就起身，遂又向崔祖蔭崔祖德二人說道，請二位速回駕慈島，令項寨主趕緊調齊了船隊，在島主中等候，一俟我與岫雲道長的船隊開到，好一同進攻珠島，崔祖蔭等說道，我弟兄少時就去，但不知道長幾時才能趕回，么玄朗說道，大約不出三天，我便能趕回這裏，會同岫雲道長，一同去駕慈島，決無廻悞，不一人會兒，酒筵用罷，么玄朗起身離了桃花塢，乘船回歸立馬島，調動船隊去了，崔氏二賊，隨後也告辭而去，岫雲遂走，么玄朗等之後，與男女衆賊畧事歇息，次日天明，岫雲寫了一封書信，把一切的經過的事情，及么玄朗的計劃

完全敘明。命耿喜持書回龍虎島，呈與金華道觀看，耿喜持書去後，岫雲調了五百婁兵終日練習。這天么玄朗帶船隊來到，岫雲接入島備酒招待。歇了一日第二天，岫雲命媚媽帶四百婁兵在桃花島把守，自與唐嗣原唐玉香程，帶船隊同么玄朗合兵一處直向蒼鶯島開日來到把船隊紮好，將要派人去寨前通知崔祖蔭等已得信迎接出來，把么玄朗等讓至來不寨中至大廳歸座。項強預備豐盛的酒宴款待衆人。岫雲向項強說道：「寨主可將船隊預備停當否？」項強說道：「已然齊備。」岫雲復問道：「寨主與珠島近在咫尺，可知他那裏的動靜否？」項強答道：「並沒有什麼動靜。」岫雲點了點頭，轉項向么玄朗說道：「我料鐵冠道人等必在珠島，他們沉寂的原因，大概是因衆小傷痕未好，無暇與我們尋隙，咱們明天就進兵攻島，先發制人，使彼等志不得逞，方能成功。」么玄朗說道：「我們且勿忙着進兵，必先商議一個有統系的辦法，以免成爲散沙。」岫雲問道：「什麼統系的辦法呢？」么玄朗說道：「現在我們聚三島之衆，歸於一起，即應歸一人統領，以專責成。若各人統領各人的船隊，決不能一致，不能一致，勢力便不能鞏固，指揮也不能靈敏。一旦交戰，互相必不能援應，參差不齊，是取敗之道，所以，必須歸一人統領，不分畛域，一視同仁，兵力不致散漫，兵心自然一致，不知我這辦法好否？」衆賊齊說道：「這個辦法是最要緊的。」么玄朗說道：「既然大衆贊同，就請公舉一人吧。」崔祖蔭說道：「不用公舉，就請道長統領。」

各隊吧，么玄朗說道，恐我不能勝任吧，岫雲說道，道長不必太謙，我們都願聽從指揮，么玄朗說道，大家既令我統領一切，倘若違令，休怨我不關情面，衆人齊說道，我等決不敢違令，否則甘領重罰，怎敢含怨道長，么玄朗說道，既然如此，貧道也不再客氣了，就請崔寨主弟兄與強寨主等，率本島之衆爲左翼，請岫雲道長等率本島之衆爲右翼，貧道自統本島之衆爲中路，一俟到達珠島，查明地勢，再定進攻之策，派遣已畢，用罷酒飯，休息了一日，次日，么玄朗與羣賊，率船隊進攻珠島，及至來到，把船隊分散開，把珠島前半面圍住，佈置停當，退回艙中，共衆人商議攻島之法，岫雲說道，此島形勢如珠，捨島口而外，打算旁攻，是不可能的，而島口，與他島不同，只一條曲曲小路，若是魚貫而上，我軍必要吃他大虧，我們且到他的後島，查看查看去，再定進攻的辦法吧，么玄朗點了點頭，當與岫雲，共駕一隻小船，繞至島後，站在船上，仰面觀看，見後島更是險峻，看那樣子，是用懸梯出入，別無可登之路，看罷回歸隊中，同入大艙落坐，么玄朗皺眉說道，想不到此島有這樣的地利，他們若是閉不出戰，我們乾看着呀，岫雲說道，別看他閉不出戰，並不是有所畏懼，他是容心以老我師呀，假如我們若是撤退，他們勢必出擊，據我的意思，先虛張聲勢，攻他幾次，然後詐退，以誘其追，那時出奇兵擊之，此島不攻可破，么玄朗鼓掌道，道長之言實獲我心，我得計矣，當時

傳令。命崔祖蔭崔祖德，率兵三百，前去攻烏，崔祖蔭等遵令回隊，點齊了三百步隊，候至天晚，催兵登岸，正欲往前進，崔祖蔭心中一動，暗想道：我且勿猛浪，以防埋伏，想罷，遂令前路頭目短命鬼胡壽，率兵五十，先行進攻，自統大隊，隨後繼進，胡壽心中雖然是不樂意，但又不敢違抗，只得硬着頭皮，率隊前進，順着羊腸小路，魚貫而行，攻至半行，短命鬼胡壽，竟踏在地雷的機關之上，只聽轟隆一聲震天價響，地雷爆發，把胡壽與五十名婁兵，炸成了飛灰，屍骨無存，這種地雷，安設的却是厲害，頭一道地雷，怎樣採也不爆發，非得踏上第二道地的機關，兩道地雷，同時爆發，致胡等與婁兵，炸了一個不剩。崔氏二賊，見前隊覆沒，那還敢進攻，急忙率隊退了回來，至大船交令，么玄朗一聽胡壽中了地雷，不由大怒，向崔氏二賊喝道：我派你攻山，無非虛張聲勢，怎麼就不加檢點，折了許多婁兵，崔氏二賊，心說你預先沒告訴我是假攻啊，怎能瞞怨我呢，心裏雖然是這麼想，口中可不敢分辯，只得連聲答應，么玄朗說道：我今派你率鴛鴦島的隊伍，分兵兩路，埋伏在珠島的左右，俟珠島的隊伍出擊之時，你等一面截其歸路，一面趁珠島空虛之際，奮勇督隊進攻，務必把他的鳥奪了過來，倘有疏失，重懲不貸，崔氏二賊，領令而退，么玄朗又向岫雲說道：請道長率合島之衆，分兵兩路，在冷丹斷魂機左右埋伏，一俟珠島隊隊伍追到，即突起擊之，岫雲說道：那

麼道長是要自率隊誘敵呀，么玄朗點頭說道，是的，請道長少時就去埋伏，明天我就誘敵出擊，岫雲遂率本隊，潛至冷月斷魂機埋伏去後，遂傳令兵退駕鷺島，當時船隊浩浩蕩蕩，陸續而退，退出約有二三十里，天色已黑，並不見有追兵來到，心中甚是納悶，正在遲疑之間，猛聽四下裏號砲驚天，人聲吶喊，料着必是珠島的船隊，與桃花島的隊伍戰在一處，又聽珠島左近，砲聲也響個不住，不覺大吃一驚，暗道呀，我的計畫，大概要失敗吧，忙命本島前寨寨主海面飛行姜寧，與副寨主掀天揭姜定等，率船隊一百，去冷月斷魂機，接應岫雲，復派中寨寨主長空飛雁栢春榮，副寨主雲中孤務栢春祥等，各率船隊一百，去珠島左右，接應崔氏弟兄等，分派已畢，俟衆人去了之後，忙揮動大隊，調轉船隊，直向珠島正面攻來，行至半途，見一枝船隊，搖旗吶喊，順流殺到，借來船上的燈光細看，乃是珠島的旗號，正中鐵甲沖舟上站立一人，頭挽髮吉，身穿沙魚皮靠，足穿芒鞋，懷抱一對瓦面金裝劍，銀髯飄洒，神彩奕奕，並非別人，正是珠島老島主雲龍三現彭鶴儕，左邊站的是鐵冠道人，右邊站的是先覺高僧，究竟楊老島主，怎麼追殺上來了呢，皆因老島主在大廳正與僧道二高人商議破賊的辦法，忽有瞭望台的頭目穆勇，入廳報道，啓稟老島主得知，現在賊隊，不知何故，完全退去，請令定奪，老島主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你且退下，穆永退出後，鐵冠道人理髯微笑，向

老島主說道，可笑賊人，也要弄乖，豈非班門弄斧。老島主問道，請問道長，賊人弄的是什麼乖呢，鐵冠道人答道，賊人見我們閉不與戰，故意撤退，誘我出擊不啦，老島主復問道賊人誘敵之計顯而易見但是我們可否追擊先覺上人說道既知賊人是計怎可以追擊於他不如靜觀待其其變計窮然後一鼓破之豈不萬全鐵冠道人笑道僧兄之言雖然老成持重殊不合用兵之法用兵之法貴單將計就計變化無常，賊不用詐我便無隙可乘賊越用詐更是自取速亡，慨說透賊人之詐，而以彼詐，破彼之師，始爲善用兵堵，先覺上人笑道，請道長且不必暢談兵法，先把賊人之詐說出來，我們聽一聽，好商議破敵之策，鐵冠道人說道，我料玄玄朗退走，必在珠島左近設有伏兵，我隊不追則已，若是追出去呀，伏兵必起斷我歸路，且乘虛攻島，先覺上人說道，這種伏兵何足爲懼，先破伏兵再去追擊，不就成了麼，鐵冠道人搖頭說道，高僧談何容易，豈能那麼簡單，說着，回頭向老島主問道，請問老島主，離貴島約十里許，有一石機，是叫什麼名字呀，老島主說道，那坐石機，名曰冷月斷魂機，鐵冠道人笑道，賊人必在那裏也設伏兵，我們船隊若追到那裡，必中他伏兵夾攻之計，老島主問道，如果賊人設有這兩處伏兵，應以何法破之，請道長運用仙機，爲我一謀，鐵冠道人說道，請老島主如此如此分派，准保殺他一個乾乾淨淨，老島主聞言大喜，當時升廳，調集全島之衆，聽候派遣，少時各寨寨主與徒弟等，

繼續來到，老島主由案上抽出令箭一支，叫道，左寨寨主金槍將許冕聽令，許冕走至通前，躬身說道，不知老島主，有何吩咐，老島主說道，你率船隊二百，去島左側埋伏，如遇有賊隊發動時，可用槍弩痛擊之，不得有悞。許冕領令退下，老島主又叫道，陳鐸聽令，陳鐸至案前說道，弟子伺候師父，老島主說道，你率一百船隊，去島左屯紮，如有賊隊來接應時，可用全力堵擊之，亦須以弓箭當先，陳鐸領令退下，老島主傷把右寨寨主馬効良叫至案前，吩咐道，你可率船隊二百，去島右側埋伏，如遇有賊隊發動時，即突起堵截，以槍弩迎頭擊之，不得有悞，馬効良領令退下，老島主又把三徒弟錢沛霖叫至面前，吩咐道，你率一百船隊，在島右屯住，如遇有賊隊前來接應，可揮隊衝殺，不得有悞，錢沛霖領令退下，老島主派大徒弟魏奇，四徒弟沈異，帶兵二百，堪擊斷魂機左的賊兵，命五徒弟蔣英，帶兵一百為接應隊，命二徒弟韓若非，五徒弟白無暇，帶兵二百，截擊斷魂機右的賊兵，命六徒弟管叔吾，帶兵一百，為接應隊，衆徒弟領令去了，老島主復命中寨寨主鐵爪神鵬朱夢雄，妥為守島，分派已畢，自與僧道二高人，帶船隊五百，俟各路出動後，直由島口浩浩蕩蕩，殺了出來，珠島左邊，是崔祖德分領鴛鴦島的船隊埋伏，兩路賊隊，見島中的船隊沖出來，同時揮動伏兵，意欲截斷珠島的船隊歸路，並分兵攻島，孰知將一發動，左邊有金槍將許冕，帶船隊截住去路，迎面一陣

洋槍火弩亂射過來，右邊有馬効良領船隊，截住迎頭痛擊，崔祖陰與崔祖德，這兩枝賊隊，冷不防被這陣槍弩射的，紛紛倒退，各退出約二三里路，復重擊齊鼓，亦以槍砲還擊，這兩處相持，且按下不言，單說老島主統軍追至斷魂機，機左是岫雲與媚珍，媚珠，媚鸞，媚鳳等，帶兵埋伏，機右是唐嗣源與唐玉香，尤玉媚等，帶兵埋伏，見老島主帶兵追殺上來，一齊揮船隊橫擊過來，不防左邊有魏奇沈異，帶兵截住廝殺，右邊有韓若非，白無暇帶兵截住廝殺，岫雲與唐嗣源只得催船隊應戰，么玄朗雖派接應隊，分開督船隊，馳回接應，已被老島主所派的各路接應隊截住，廝殺起來，不能連合在一起，也是無濟於事，老島主與僧道二高人，安然帶隊追殺，恰與么玄朗的船相遇，當時混戰起來，兩下裏以槍弩互射，喊殺連天，相持多時，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有許冕，陳鐸，魏奇，沈異，蔣英等，帶船隊由右邊裏，沖殺上來，馬効良，錢沛林，韓若非，白無暇，管叔吾等，帶船隊由左邊裏，衝殺上來，原來這兩枝船隊，已然用洋槍火炮，把賊人的埋伏兵，打的五零六落，潰敗下去，各路與各路，合兵一處，趕來助戰，么玄朗雖然兇勇，怎禁得起三路夾攻，只得帶隊敗走，老島主與左右兩路，追殺一陣，因天色昏黑，不便窮追，遂收兵回島，除命人嚴加防守外，並派人在要路咽喉，安設各種機關埋伏地雷等項，分派已畢，與僧道二高人等，歸入大廳，稍爲休息，命人擺